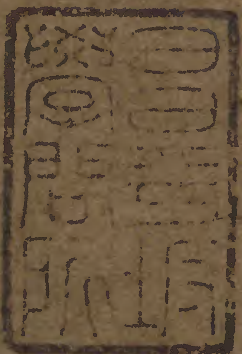


学海

二百二十七

二百二十七



庫	文	閣	内
五	三	三〇〇	漢
函	八〇	六	書
架	冊	號	類

庫	文	閣	内
三	〇	三〇〇	漢
函	八〇	六	書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006	
冊數	80 (75)		
函號	367	85	



學海君道部卷之二

二十七

文庫

羣笈編

餘分類

二十五

帝王餘緒

東西二周篇

西周君章

西周桓公名揭考王弟考王元年庚子封揭於河南以續周公之職

史記考王封其弟揭于河南是為桓公以續周公之官職正義曰自敬王

遷都成周號東周也桓公都王城號西周桓公

呂氏曰河南即郊辱周武王克商遷九鼎周公相成王營以為都
是為王城又遷般民於洛陽下都是為成周平王東遷定都於王
城敬王時王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至

是考王以王城故地封其弟桓公焉稽古錄謂桓公爲東周桓公非也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稿也所謂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所謂東周者洛陽也河南桓公之時雖未有東西之名推本而言之謂之西周桓公則可矣何以稱河南爲西周自洛陽下都而視王城在西也何以稱洛陽爲東周自河南王城視下都則在東也君陳畢公尹般民蓋在下群之地今書皆謂之東郊則下都在王城之東明矣

威公桓公子

惠公威公子

武公惠公子

文公武公子

東周君章

惠公名班西周惠公少子也別封於鞏襲父之號

史記考王十五年崩子威烈王午立西周惠公乃封其少子於鞏

以奉王號東周惠公索隱曰惠公長子曰西周公又封少子于鞏乃襲父號曰東周惠公於是東西二周也

呂氏曰此東西周公之始也初考王封其弟於河南是爲河南

桓公卒子威公立卒子惠公立至是惠公復自封其少子班於

鞏以奉王號東周自河南桓公續周公之職而秉政三世益專

所以別封其少子使奉王者殆欲獨擅河南之地而不復奉王

歟前漢地理志曰鞏非東周指威烈王所居之洛陽也鞏班之

采邑也世本曰東周惠公名班居洛陽是班秉政於洛陽而采

邑則在鞏安得遂指鞏爲東周乎當時東西周雖分治然河南

惠公既號奉王者爲東周亦必自號爲西周矣

金氏曰貞定王崩哀王立其弟惠王殺哀王自立其弟考王又弑惠王自立然少弟揭在焉使揭復迹其所爲則考王殆未保也於是封之河南是分國以處之也而揭之子孫世執其政援立威烈之初又併封其少子於東以奉王爲名於是東西二周分周亦猶三家之分魯矣考王固不得而制之也周室其時地不大於曹滕民不衆於邾莒而兄弟相殺以奪之又兄弟相分以處之是區區者果何樂乎爲君而若此紛紛也其未取滅亡幸哉

二周分治章

史記王赧時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

索隱曰西周河南也東周鞏也王赧微弱西周與東分王政理各居一都故曰東西都

正義曰敬王徙王城東從成周十世至赧王徙成周西從王城西周武公居焉

吳氏澄曰敬王四年子朝奔楚王雖返國然以子朝餘黨多在王城乃徙都成周而王城之都廢至考王封其弟揭於王城以續周公之官職是爲一西周桓公曰此以後東有王西有公而東西之名未立也桓公生威公威公生惠公惠公之少子班又別封於鞏以奉王是爲東周惠公父子同謚以鞏與成周皆在王城之東故班之兄則仍襲父爵居于王城是爲西周武公以王城在成周之西故自此以後西有公東亦有公二公各有所

食而周尚爲一也顯王二年趙韓分周地爲二二周公治之王寄焉而已矣周之分東西自此始九年東周惠公卒子傑嗣慎靚以上皆在東赧王立始遷于西周即王城舊都也史記云王赧時東西周分治今顯王二年已分爲二不待此時矣前建都以鎬京爲西周對洛邑爲東周後二公封邑以王城爲西周對成周爲東周

成都楊氏曰東西二周鮑彪東萊俱有考證亦不免訛惟吳文正公二周辯盡

秦滅二周章

史記赧王五十八年乙秦昭王使將軍嫪毐攻西周西周君秦冉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歸其君於周周君王

赧卒周民遂東亡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公於愚狐後七歲秦莊襄王滅東西周

索隱曰宋忠徐廣皆以周君爲西周武公非也蓋此時武公與王赧皆卒故連言也西周公蓋武公之太子文公也武公卒而立爲秦所遷而東周亦不知其名號戰國策雖有周文君亦不知滅時定當何主蓋周室衰微畧無紀錄故太史公雖考衆書以評其事然二國也系甚不分明

卮言曰西周自桓公以下本公號也自赧王西依武公亦號西周君史記云西周君奔秦下云周君王赧卒蓋一人也索隱以武公赧王連言非也西周公者武公之子文公也蓋武公之卒久矣此時文公秉政而秦遷之其後卒謚曰文耳

綱目壬子秦莊襄元秦滅東周遷其君於陽人聚

卮言曰自威烈王之初西周惠公封少子於鞏以奉王是為東

周距秦滅東周之歲已百六十七年矣正義以班之子武公為

秦所滅非也武公者西周公也東周之系不著國策史記諸史

但謂之東周君耳

大統餘篇

劉玄立為漢帝章

更始皇帝劉玄光武皇帝族兄也初從平林起兵號更始將軍

劉玄字聖公宣帝孫春陵戴侯之曾孫也弟為人所殺玄結客欲

報之客犯法玄避吏於平林吏繫玄父子張玄詐死使人持喪歸

春陵吏乃出子張玄因自逃匿王莽未新市人王匡王鳳等起兵

聚眾北入南陽號新市兵皆自稱將軍七月匡等進攻隨未能下

平林人陳牧廖湛復聚眾千餘人號平林兵以應之玄因往從牧

等為其軍安集掾欲其安集軍眾故權以為官名是時光武及兄縯亦起春陵與

諸部合兵而進癸未正月共攻莽將甄阜梁丘賜斬之平林兵中

號玄為更始將軍

漢帝玄更始元年癸未春二月新市平林諸將共立更始將軍劉玄為

皇帝大赦改元

時漢兵已十餘萬諸將議以兵多而無所統一欲立劉氏以從人

望南陽豪桀及王常等皆欲立劉縯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

縯威明貪玄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後召縯示其議縯曰諸將軍

幸欲尊立宗室甚厚然今亦眉起青徐眾數十萬聞南陽立宗室

恐赤眉復有所立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也春陵去宛三百里耳遽自尊立爲天下準的使後人得承吾敝非討之善者也不如且稱王以號令主勢亦足以斬諸將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必不奪吾爵位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諸將多曰善張卬拔劔擊地曰疑事無功今日之議不得有二衆皆從之二月辛巳朔設壇場於涑水上沙中玄即皇帝位南面立朝群臣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於是大赦改元更始悉拜置諸將以續爲大司徒光武爲太常偏將軍由是豪傑失望

劉氏曰玄不書漢宗室不以玄並續也書改元矣曷爲不以玄紀年大書之不成玄之爲帝也玄則何以不成之爲帝玄之不足以君天下明矣書曰立其爲皇帝立者不宜立者也

莽棘陽長岑彭以宛城降玄入都之

岑彭守宛城漢兵攻之數月乃降更始入都之盡封宗室及諸將爲列侯者百餘人

尹氏曰前已書更始爲帝至此猶名之者更始奴材初無興漢之志群盜擁而立之向非伯升兄弟左提右挈天下必非漢有况伯升唱義反爲所殺而更始又自隨即敗滅豈足以君天下哉是以斥而名之

玄殺大司徒續以劉秀爲破虜大將軍

新市平林諸將以劉續兄弟威名益盛陰勸更始除之續部將劉稷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爲者

邪更始以稷爲抗威將軍稷不肯拜更始乃與諸將陳兵數千人先收稷將誅之續固爭奈軼朱鮪因勸更始并執續即日殺之以族兄賜爲大司徒

秋劉望稱帝於汝南玄遣兵擊殺之遣上公王匡攻洛陽大將軍申屠建攻武關九月入長安衆共誅莽傳首詣宛

劉望起兵略有汝南莽將嚴尤陳茂旣敗於昆陽光武收之往歸之望

遂自立爲帝以尤茂爲將相王莽使其太師王匡國將哀章守洛

陽更始遣定國上公王匡攻洛陽西屏大將軍申屠建丞相司直

李松攻武關三輔震動析人鄧曄于匡起兵應漢西拔湖莽發兵

東拒曄擊之皆敗走曄開武關迎漢兵以弘農椽王憲爲校尉將

數百人北度渭至頻陽所過迎降諸縣大姓各起兵襁漢將率衆

隨憲李松鄧曄引軍至華陰而長安旁兵四會城下又聞天水隗

氏方到皆爭欲入城莽使史諶將兵度渭橋皆散走衆兵發掘莽

妻子父祖冢燒其棺槨及九廟明堂辟雍火照城中九月戊申朔

兵從宣平城門入莽避火宣室前殿群臣扶莽之漸臺衆兵上臺

商人杜吳殺莽校尉東海人公賓就斬莽首持詣王憲憲自稱漢

大將軍舍東宮妻莽後宮乘其車服居二日李松鄧曄入長安趙

萌申屠建亦至收斬王憲傳莽首詣宛更始時在便坐黃堂取視

之喜曰莽不如是當與霍光等寵姬韓夫人笑曰若不如是帝焉

得之乎更始悅乃懸莽首於宛城市是月定國上公王匡拔洛陽

生縛莽太師王匡哀章至皆斬之

冬十月玄北都洛

玄奮威大將軍劉信擊殺劉望於汝南并誅嚴尤陳茂郡縣皆降
更始將都洛陽以光武行司隸校尉使前修宮老吏或垂涕曰不
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詳中興類光武興復章更始遂北都洛分遣使者徇
郡國以彭寵爲漁陽太守以光武行大司馬事遣徇河北劉賜爲
丞相令入關修宗廟宮室

甲申

更始二年

春二月玄遷都長安封諸功臣

申屠建李松自長安傳送乘輿服御又遣中黃門從官奉迎遷都
二年二月更始發自洛陽而西初三輔豪傑假號誅莽者人人皆
望封侯申屠建旣斬王憲又揚言三輔兒大黠共殺其主吏民惶
恐屬縣屯聚建等不能下更始至長安乃下詔大赦非王莽子他
皆除其罪於是三輔悉平更始居長樂宮升前殿即吏以次列庭

中更始羞怩俛首刮席不敢視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
左右侍官皆宮省又吏驚愕相視李松與趙萌說更始宜悉王諸
功臣更始乃先封諸宗室爲王然後立諸將王匡等爲王使朱鮪
李軼等鎮撫關東又使李通鎮荊州王常行南陽太守事
以李松爲丞相趙萌爲右大司馬

更始以李松爲丞相趙萌爲右大司馬共秉內任更始納趙萌女
爲夫人故委政於萌日夜飲燕後庭群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
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中與語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
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耶起抵破書案趙萌專
權生殺自恣郎吏有說萌放縱者更始怒拔劍斬之目是無敢復
言萌私忿侍中引下斬之更始救請不從時李軼朱鮪擅命山東

王匡張卬橫暴三輔其所授官爵皆群小賈豎或有膳夫庖人多著繡面衣錦袴襜褕諸子罵詈道中長安爲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軍師將軍李淑上書諫曰方今賊寇始誅王化未行百官有司宜慎其任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海故天工人其代之陛下定業雖因下江平林之執斯蓋臨時濟用不可施之既安宜釐改制度更延英俊因才授爵以匡王國今公卿大位莫非戎陳尚書顯官皆出庸伍資亭長賊捕之用而當輔佐綱維之唯名與器聖人所重今加非其人望其毗益萬方興化致理緣木求魚升山採珠海內望此有以闕度漢祚臣非有憎疾以不進也但爲陛下惜此舉屑敗材傷錦所宜至慮惟割旣徃謬妄之失思隆周文濟濟之美更始怒繫淑詔獄諸

從後連呼曰陛下當下謝城更始即下拜復上馬去侍中劉恭以赤眉立其弟自繫詔獄聞更始敗走乃出見定陶王祉祉爲之除械相與從更始於渭濱右輔都尉嚴本恐失更始爲赤眉所誅即將更始至高陵本將兵宿衛其實圍之更始將相皆降赤眉獨丞相曹竟不降手刃格死

封玄爲淮陽王淮陽王降於赤眉十二月赤眉殺淮陽王

詔封更始爲淮陽王諸將克洛陽朱鮪降十月帝都洛陽赤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爲長沙王過二十日勿受更始遣劉恭請降赤眉使其將謝祿徃受之更始隨祿肉袒上璽綬於盆子赤眉坐更始置庭中將殺之劉恭謝祿爲請不能得遂引更始出劉恭追呼曰臣誠力極精得先死拔劔欲自刎樊崇等遽共救止之乃赦更

始封爲畏威侯劉恭復爲固請竟得封長沙王更始常依謝祿居
劉恭亦擁護之十二月三輔苦赤眉暴虐皆憐更始欲盜出之張
卬等深以爲慮令謂祿曰今諸營長多欲篡聖公者一旦失之合
兵攻公自滅之道也於是祿使從兵與更始共牧馬於郊下因縊
殺之劉恭夜往收藏其尸詔鄧禹葬之於霸陵中

范史論曰周武王觀兵孟津退而還師以爲紂未可伐斯時有未
至者也漢起驅黠烏合之衆不當天下萬分之一而旌旃之所搗
及書文之所通被莫不折戈頓顙爭受職命非惟漢人餘思固亦
幾運之會也夫爲權首鮮或不及陳項且猶未與况庸庸者乎

袁宏論曰天生蒸民而樹之君所以司牧群黎也豈以資其私寵
養其厚大將開物成務正其性命經綸會通濟其所欲昔周秦之

未四海鼎沸義心絕於姬氏干戈加於嬴族天下無君六合無主
將求一時之傑以成撥亂之功必推百姓所與以執萬乘之柄雖
名如義帝強若西楚焉得擬議斯事乎由是觀之則高祖之有天
下以德而建矣逮於成哀之間國嗣三絕王莽乘權竊有神器然
繼體之政未爲失民劉氏德澤實繫物心故立其寢廟百姓覩而
懷舊止其衣冠父老見而垂泣其感德存念如此之深也如彼王
郎盧芳臧荼之儔耳一假名號百姓雲集而况劉氏之胄乎于斯
時也君以義立然則更始之起乘義而動號令稟乎一人爵命班
乎天下及定咸陽而立四海清舊宮而饗宗廟成爲君矣世祖經
畧受節而出奉辭征伐臣道足矣然則三王謂張卬等作亂勤王之師
不至長安猶存建武之號已立雖南向而有天下以爲道未盡也

史斷曰更始入洛之初人心懷漢海內豪傑翕然雲合三輔豪傑莫不屬心而素無人君之器紀綱不脩遊讌無度加以諸將暴橫由是關中離心怨叛復起赤眉入關立劉盆子而更始亡矣天命有歸盆子不能自保遂歸光武焉

劉盆子立為漢帝章

劉盆子太山式人漢城陽景王之後也

劉盆子太山式人城陽景王章之後也莽天鳳戊寅琅邪人樊山崇起兵於莒號曰赤眉轉略青徐過式掠盆子及其二兄恭茂三人自隨及更始立徙都洛陽遣使降崇等聞漢復興留其兵自將渠帥二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皆封為列侯封劉恭為式侯盆子與茂留赤眉軍中屬右校卒史劉俠卿主牧牛號曰牛吏崇等雖

封皆未有國邑而雷眾稍有離叛者乃復亡歸其營

光武建武元年乙酉夏六月赤眉以劉盆子稱帝

樊崇等西攻長安既入潁川分其眾為二部崇自武關徐宣自陸渾關兩道俱入會於弘農更始遣將蘇茂拒之茂軍大敗赤眉眾遂大集乃分萬人為一營凡三十營三月赤眉又敗丞相李松於務鄉遂轉北至湖六月進至華陰軍中有齋巫嘗鼓舞祠城陽景

王

城陽王章有誅諸呂之功故齊人祠之以求福助

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為縣官何故

為賊

縣官謂天子也

有笑巫者輒病軍中驚動時方望第陽怨更始殺其

兄乃說崇等曰更始荒亂政令不行故使將軍得至於此今將軍擁百萬之眾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為群賊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挾義誅代以此號令誰敢不從崇等以為然而巫言益甚前至

鄭乃相與議曰今迫近長安而鬼神若此當求劉氏共尊立之乃求軍中景王後得七十餘人惟茂盆子及前西安侯孝最為近屬崇等曰聞古者天子將兵稱上將軍乃書札為符曰上將軍又以兩空札置笥中於鄭北設壇場祠城陽景王諸三老從事皆大會盆子等三人居中立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後探得符諸將皆稱臣拜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眾拜恐畏欲啼茂謂曰善藏符盆子即齧折棄之以徐宣為丞相樊崇為御史大夫其餘皆列卿將軍盆子雖立猶朝夕拜劉俠卿時欲出從牧兒戲俠卿怒止之崇等亦不復候視也

秋九月赤眉入長安

赤眉入長安盆子居長樂宮諸將曰會論功爭言謹呼拔劍擊柱不能析一三輔郡縣管長遣使貢獻兵士輒剽奪之又數暴掠吏民由是皆復固守百姓不知所歸聞鄧禹乘勝而西迎軍降者日以千數十二月臘日崇等設樂大會盆子坐正殿中黃門持兵在後公卿皆列坐殿上酒未行其中一人出力筆書竭欲賀其餘不知書者起往請之各各屯聚更相背向大司農楊音按劍罵曰諸卿皆老傭也今日設君臣之禮反更殺亂兒戲尚不如此皆可格殺相拒而殺更相辨鬪而兵眾遂各踰宮斬關入掠酒肉互相殺傷衛尉諸葛穉聞之勒兵入格殺百餘人乃定盆子惶恐日夜啼泣獨與中黃門共臥起唯得上觀閣而不聞外事時掖庭中宮女猶有數百千人自更始敗後幽閉殿內握庭中蘆菔根捕池魚而食之死者因相以於宮中有故祠甘泉樂人尚共擊鼓歌舞衣服

鮮明見盆子叩頭言飢盆子使中黃門廩之米人數斗後盆子去皆餓死不出劉恭見赤眉衆亂知其必敗自恐兄弟俱禍密教盆子歸璽綬習爲辭讓之言

二年^{丙戌}春正月赤眉大掠長安西入安定北地

正月正旦崇等大會恭先曰諸君共立恭弟爲帝德誠深厚且一年有亂日甚誠不足以相成恐死而無益願得退爲庶人更求賢知惟諸君省察崇等謝曰此皆崇等罪也恭復固請或曰此寧式侯事耶恭惶恐起去盆子乃下牀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置縣官而爲賊如故四方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非其人所致願乞骸骨避賢聖路必欲殺盆子以塞責者無所離死因涕泣嗑唏崇等及會者數百人莫不哀憐之乃皆避席頓首曰臣無狀負陛下請自今

已後不敢復放縱因共抱持盆子帶以璽綬盆子號呼不得已既罷出各閉宮自守三輔翕然稱天子聰明百姓爭還長安市里且滿後二十餘日復出大掠如故長安城中糧盡赤眉收載珍寶六縱火燒宮室市里恣行殺掠長安城中無復人行乃引兵而西衆號百萬盆子乘王車駕三馬從數百騎自南山轉掠城邑與更始將軍嚴春戰於郿破春殺之鄧禹引兵南至長安軍昆明池謁祠高廟巡行圍陵置吏士奉守

秋九月赤眉發掘諸陵復入長安

九月赤眉引兵欲西遂入安定北地至陽城番須中途大雪坑谷皆滿士多凍死乃復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遂汗辱呂后屍凡賊所發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爲行淫穢鄧禹遣兵擊之

於郁夷反為所敗禹乃出之雲陽赤眉復入長安止桂宮時漢中
 延岑屯杜陵赤眉將逢安將十餘萬人擊之鄧禹以安精兵在外
 惟盆子與羸弱居城中乃引兵襲長安會謝祿救至禹兵敗走延
 岑及更始將軍李寶合兵數萬人與逢安戰於杜陵岑等大敗寶
 遂降安而岑收散卒走寶乃使人謂岑曰子弩力還戰吾當於內
 反之表裏合勢可大破也岑即還挑戰安等空營擊之寶從後悉
 拔赤眉旌幟更立已幡旗安等戰疲還營見旗幟皆白大驚亂走
 自投川谷死者十餘萬人逢安與數千人脫歸長安十二月二輔
 大飢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遺民往往聚為營保各堅壁清
 野赤眉虜掠無所得乃引而東歸眾尚二十餘萬隨道復散帝遣
 將軍侯進等屯新安耿种等屯宜陽以要其還路馮異與赤眉遇

劉氏曰前書梁王永矣此其曰劉永何稱帝也故削之曷為削
 之大一統也

三年丁亥夏四月睢陽人反城迎劉永蓋延引兵圍之秋七月睢陽人
 斬劉永以降諸將立其子紆復稱梁王秋七月梁人斬紆以降詳中興類
光武與復章永稱帝三年稱梁王二年

後漢傳論曰傳稱盛德必百世祀孔子曰寬則得眾夫能得眾心
 則百世不忘矣觀更始之際劉氏之遺恩餘烈英雄豈能抗之哉
 然則知高祖孝文之寬仁結於人心溪矣周人之思召公愛其甘
 棠又况其子孫哉劉氏之再受命蓋以此乎若數子者豈有過之
 遠圖哉然猶以附假宗室能掘強歲月之間觀其智畧固無足以
 憚漢祖發其英靈者也言王昌以下數子非漢祖之敵不足奮發英靈而憚畏之也

贊曰天地閉革野戰群龍聖公靡述假我風雲始順歸歷終然崩
分赤眉阻亂盆子探符雖盜皇器乃食均輸昌芳僭詐梁永異圖
晉南陽王保據上邽稱晉王章

南陽王模晉宣帝之從孫也

南陽王模晉宗室高密王泰之子也宣帝弟曰廞為魏魯相東武
成侯廞生彭城穆王權權及泰泰封高密王謚文獻泰四子越騰
略模模少好學與元帝及范陽王廞俱有稱於宗室初封平昌公
為中郎將惠帝未成王穎奔長安東海王越以模為寧北將軍
都督冀州諸軍事鎮鄴永興初成都王穎故帳下督公師藩等攻
鄴廣平太守丁邵率眾救模范陽王廞又遣兗州刺史苟晞援之
落等散走光熙初遷鎮東大將軍鎮許昌進爵南陽王

劉氏曰前書梁王永矣此其曰劉永何稱帝也故削之曷為削
之大一統也

三年丁亥夏四月睢陽人反城迎劉永蓋延引兵圍之秋七月睢陽人
斬劉永以降諸將立其子紆復稱梁王秋七月梁人斬紆以降詳中與類
光武興復章永稱帝三年稱梁王二年

後漢傳論曰傳稱盛德必百世祀孔子曰寬則得眾夫能得眾心
則百世不忘矣觀更始之際劉氏之遺恩餘烈英雄豈能抗之哉
然則知高祖孝文之寬仁結於人心溪矣周人之思召公愛其甘
棠又况其子孫哉劉氏之再受命蓋以此乎若數子者豈有過之
遠圖哉然猶以附假宗室能掘強歲月之間觀其智畧固無足以
憚漢祖發其英靈者也言王昌以下數子非漢祖之敵不足奮發英靈而憚畏之也

贊曰天地閉革野戰群龍聖公靡述假我風雲始順歸歷終然崩
分赤眉阻亂盆子探符雖盜皇器乃食均輸昌芳僭詐梁永異圖
晉南陽王保據上邽稱晉王章

南陽王模晉宣帝之從孫也

南陽王模晉宗室高密王泰之子也宣帝弟曰廆爲魏魯相東武
成侯廆生彭城穆王權權及泰泰封高密王謚文獻泰四子越騰
略模模少好學與元帝及范陽王廆俱有稱於宗室初封平昌公
爲中郎將惠帝未成王穎奔長安東海王越以模爲寧北將軍
都督冀州諸軍事鎮鄴永興初成都王穎故帳下督公師藩等攻
鄴廣平太守丁邵率衆救模范陽王廆又遣兗州刺史苟晞援之
落等散走光熙初遷鎮東大將軍鎮許昌進爵南陽王

懷帝永嘉元年丁卯春三月以南陽王模都督秦雍等州軍事

惠帝崩懷帝卽位太傅越以詔書徵河間王顥爲司徒南陽王模
遣其將梁臣邀之於新安車上扼殺之

綱目書南陽王
模誅河間王顥

至是以模

爲征西大將軍開府都督秦雍梁益諸軍事代河間王顥鎮長安
時關中饑荒盜賊公行模不能制長安其後太傅東海王越以模
不能綏撫關中表徵爲司空遣中書監傅祗代之模謀臣淳于定
說模曰關中天府之國霸王之地今以不能綏撫而還旣於聲望
有虧又公兄弟唱起大事而並在朝廷若自強則有專權之罪弱
則受制於人非公之利也模從之不就徵表遣世子保爲平西中
郎將東羌校尉鎮上邽秦州刺史裴苞拒之模使帳下都尉陳安
率衆攻苞苞奔安定太守賈疋納之模遣軍司謝班代疋疋還奔

盧水辛未三月越卒於頃模進位太尉大都督五月漢劉曜等入寇陷洛陽遷懷帝於平陽荀藩奉秦王業趣許昌

秋七月漢劉曜寇長安南陽王模出降曜斬之遂據長安

南陽王模使牙門趙染戍蒲坂染求馮翊太守不得而怒率眾降於劉聰使其子粲及染攻長安染敗模兵於潼關長驅至下邳涼州將北宮純自長安帥眾降漢漢兵圍長安模遣淳于定出戰而敗倉庫虛竭士卒離散軍祭酒韋輔曰事急矣早降可以免模從之遂降於染染箕踞攘袂數模之罪送詣粲殺之

晉王保南陽王模之世子也模死保保上邳

南陽王保模之子也少有文義好述作初拜南陽國世子鎮上邳劉曜陷長安模被害模都尉陳安帥眾歸保於上邳模故將馮翊

太守索綝與賈疋等率眾向長安壬申四月疋等擊劉曜走之秦王業入長安疋等奉為太子以保為大司馬冬賈疋死裴苞為張軌所殺保全有秦州之地承制置百官隴右氏羌並從之涼州刺史張寔遣使貢獻癸酉春懷帝被害四月太子即位於長安是為

愍帝

愍帝建興元年癸酉夏五月以南陽王保為右丞相督陝西諸軍事

愍帝即位以保為右丞相加侍中大都督陝西諸軍事琅邪王睿

為左丞相都督陝東所謂分陝也睿後中興江左為元帝詔保帥秦涼梁雍之師三

十萬徑詣長安同赴大期克成元勳乙亥二月以保為相國

四年丙子冬十一月漢劉曜陷長安帝出降

八月劉曜逼長安保遣胡崧將兵入援擊曜於靈臺破之崧恐國

威復振則麴索執盛乃屯兵不進遂還槐里曜攻陷長安愍帝出降遷於平陽漢主聰復以曜鎮長安張寔遺保書曰王室有事不忘投軀前遣賈騫瞻公舉動中被符命敕騫還軍俄聞寇逼長安胡崧不進麴允持金五百請救於崧遂決遣騫等進軍度嶺會聞朝廷傾覆爲忠不遂今更遣韓璞等惟公命是從璞等卒不能進而還丁丑春二月琅邪王睿自稱晉王於建康

元帝大興元年戊寅春三月

晉王聞愍帝遇害乃卽皇帝位南陽都尉陳安叛相國保舉兵逼上邽保遣使告急於張寔寔遣金城太守竇濤督步騎二萬赴之軍至新陽聞愍帝崩保稱尊號破羌都尉張詵言於寔曰南陽王國之疏屬忘其大體而欲自尊必不能成功晉王近親且有名德當帥天下以奉之寔從之遣使奉表詣建康

二年卯夏四月南陽王保自稱晉王

南陽王保自稱晉王改元建康置百官以張寔爲征西大將軍陳安自稱秦州刺史降於漢又降於成上邽大饑士衆困迫張春奉保之南安祁山張寔遣韓璞帥步騎五千救之陳安退保縣諸保歸上邽未幾保復爲安所逼寔遣其將宋毅救之安乃退

劉氏曰書自稱何譏也江東正位晉之社稷有奉矣而又必稱晉王是爭也書自譏之

三年辰夏五月上邽諸將殺晉王保保故將陳安降漢以討賊殺之晉王保將張春楊次與別將楊韜不協勸保誅之且請擊陳安保皆不從五月春次幽保殺之保體肥大重八百斤喜睡好讀書而

暗弱無斷故及於難保無子張春立宗室子瞻為世子爾大將軍保眾散犇涼州者萬餘人陳安表於趙主曜請討瞻等曜以安為大將軍擊瞻殺之張春犇枹罕安執楊次於保柩前斬之因以祭保安以天子禮葬保於上邽謚曰元王保稱晉王凡二年

劉氏曰書殺何不成保之為晉王也保書殺矣殺保者曷為書賊予安以討賊之義也

卮言曰保晉之疏屬也而元帝為近親固不可以並論然保與元帝俱受分陝之任而是時中原陷沒東西隔絕則保之自王一方亦未為逆節而闇弱無成何取空名哉此綱目所以不削其晉王之號而亦不成之為晉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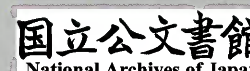
隋楊政道立為隋王章

楊政道隋煬帝孫齊王暕遺腹子

楊政道煬帝孫齊王暕子也戊寅二月江都之亂宇文化及弑帝又殺暕及其二子并燕王倓隋氏宗室外戚無少長皆死政道以遺腹免惟秦王浩素與智及往來且以計全之化及立之為帝八月弑之自稱許帝已卯二月竇建德破化及於聊城誅之先謁隋蕭后稱臣素服哭煬帝盡哀得隋官人千數即時散遣又與王世充結好奉表於隋皇素主王世充立越王侗于東都改元皇泰隋封建德為夏王

已卯皇泰二夏四月夏王建德立楊政道為郎公

竇建德聞王世充自立乃絕之始建天子旌旗追謚隋煬帝為閔帝立隋齊王暕遺腹子政道為郎公然猶依倚突厥以壯其兵勢隋義成公主嫁突厥者遣使迎蕭后及南陽公主建德遣千餘騎送之



庚辰

唐武德三

春正月突厥立楊政道為隋王

突厥處羅可汗迎楊政道立為隋王中國士民在北者處羅悉以配之有眾萬人置百官皆依隋制居于定襄

辛巳

唐武德四

春三月突厥寇汾陰

唐秦王世民敗鄭主世充于穀水進圍洛陽時突厥頡利可汗士馬雄盛有憑陵中國之志其妻隋義成公主公主從弟善經避亂在突厥與王世充使者王文素共說頡利曰昔晉民奔隋賴文帝之力有此土宇子孫享之今唐天子非文皇帝子孫可汗宜奉楊政道以伐之以報文皇帝之德頡利然之乃寇汾陰五月夏主建德將兵救鄭秦王世民大破擒之鄭主世充降

唐太宗貞觀四年

庚寅春二月

李靖伐突厥夜襲定襄破之頡利可汗遁走所親以隋蕭后及楊政道降

閏位傳緒

如道利 救鄭恭王世民大破擒之鄭王世充降
本紀外突厥外襲武曌之賄師百千獻表所賂以制蕭司

學海君道部卷之二百二十七

餘分類二

六

閏位餘緒一

南北朝篇

宋晉安王子勛禰帝於尋陽章

晉安王子勛孝武第三子也初為江州刺史

安王食邑二千戶仍都督南兖州徐州之東海諸軍事征虜將軍

南兖州刺史癸卯改督江州南豫州之晉熙新蔡郢州之西陽三

郡諸軍事前將軍江州刺史甲辰遷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

州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鎮軍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未

拜而孝武殂太子子業立子勛以鎮軍將軍還爲江州刺史本官如故乙巳加使持節

乙巳

宋太子業景和元

冬十一月宋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舉兵尋陽

宋主子業任凶多所誅害前撫軍諮議參軍何邁尚宋主之姑新蔡公主宋主納主於後宮謂之謝貴嬪詐言公主薨殺宮嬪送邁第殯葬行喪禮邁素豪俠多養死士謀因宋主出遊廢之迎立子勛事泄宋主自率宿衛兵誅邁宋主又以太祖世祖在兄弟數皆第三子勛亦第三故惡之因何邁之謀使八座奏子勛與邁通謀又手詔子勛曰何邁殺我立汝汝自計孰若孝武即可自爲其所遣左右朱景雲送藥賜子勛死景雲至湓口停不進子勛典籤謝道邁主帥潘欣之侍書楮靈嗣聞之馳以告長史鄧琬泣涕請計

琬曰身南土寒士蒙先帝殊恩以愛子見託豈得惜門戶百口當以死報效幼主昏暴社稷危殆雖曰天子事猶獨夫今便指帥文武直造京邑與羣公卿士廢昏立明耳戊申琬稱子勛敕令所部戒嚴子勛戎服出廳事集僚佐使潘欣之口宣言諭之四座未對錄事參軍陶亮首請効死前驅衆皆奉旨乃以亮爲諮議參軍領中兵總統軍事功曹張沈爲諮議參軍統作舟艦南陽太守沈懷寶岷山太守薛常寶彭澤令陳紹宗等竝爲將帥初宋主使荆州錄送前軍長史荊州行事張悅至湓口琬稱子勛命釋其桎梏迎以所乘東以爲司馬琬悅二人共掌內外衆事遣將軍俞伯奇帥五百人斷大雷禁絕商旅及公私使命遣使上諸郡民丁收歛器械旬日之內得甲士五千人出頓大雷於兩岸築壘又以巴東

建平二郡太守孫冲之爲諮議參軍領中兵與陶亮並統前軍移檄遠近

尹氏曰子勛何以不書及子業無道耳又遣人欲殺子勛故綱目特以舉兵書之所謂原其情而恕其罪也

宋弒其君子業而立湘東王彧

宋主子業遇弒湘東王立是爲明帝進子勛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十二月江州佐吏得上所下令書皆喜共造鄧琬曰暴亂旣除殿下又開黃閣實爲公私大慶琬以子勛次居第三又以尋陽起事與世祖同符謂事必有成取令書投地曰殿下當開端門黃閣是吾徒事耳衆皆駭愕琬更與陶亮等繕治器甲徵兵四方袁顛旣至襄陽卽與諮議參軍劉胡繕修兵械簡集士卒詐稱被

太皇太后令使其起兵卽建牙馳檄奉表勸子勛卽大位先是廢

帝以邵陵王子元爲湘州刺史中兵參軍沈仲玉爲道路行事至

洲使爲道路行事公塗之事一以委之至謁頭聞尋陽兵起不敢進琬遣數百人劫

迎之令子勛建牙於桑尾桑尾洲尾傳檄遇康彌孤志尊前典黜幽陟

明而湘東王彧矯害明茂篡竊大寶于昭穆寡我兄弟藐孤同氣

猶有十三聖靈何辜而當之響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承子勛初

檄欲攻廢帝聞其已殞卽解甲下標旣而聞江雍猶治兵郢府行

事苟下之大懼郢州居江雍之間懼其夾攻以問罷兵之由卽遣諮議領中兵參軍鄭

景玄帥衆馳下并送軍糧荊州行事孔道存奉刺史臨海王子瑱

會稽將佐奉太守尋陽王子房皆舉兵以應子勛

丙午宋明帝或泰始二年春正月宋遣建安王休仁討江州晉安王子勛遂彌

帝二徐司豫青冀湘廣梁益州皆應之

宋建康中外戒嚴遣司徒建安王休仁江州刺史王玄謨等帥眾以討子勛鄧琬稱說符瑞詐稱受路太后璽書帥將佐上尊號於子勛乙未子勛即皇帝位於尋陽改元義嘉將佐悉進爵號有差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崔道固青州刺史沈文秀義陽內史龐孟蚪皆舉兵應尋陽宋主召尋陽王長史行會稽郡事孔顛為詹事以庾業代之又遣使者孔瑛入東慰勞瑛至反說顛發兵以奉尋陽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首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皆據郡應之詔又以庾業代延熙為義興業至即與延熙合又益州刺史蕭惠開聞子勛起兵集將佐謂之曰湘東太守之昭晉安世祖之穆其於當璧俱無不可但景和雖昏廢帝改元景和本

是世祖之嗣不任社稷其次猶多吾荷世祖之眷當推奉九江乃遣巴郡太守費欣壽將五千人東下於是湘州行事何慧文廣州刺史袁曇遠梁州刺史柳元怙山陽太守程天祚皆附於子勛是歲四方貢計皆歸尋陽朝廷所保惟丹陽淮南等數郡其間諸縣或應子勛豫州刺史殷琰亦率眾應之

劉氏曰尋陽前書舉兵矣此其書討何子業昏虐既已除矣社稷有奉而復尋干戈是爭也亂何時而已乎故稱帝前乎此未有書遂者此特書遂若曰舉兵於昏虐可也而遂稱帝不可也凡書遂遠辭也

尹氏曰子業無道又遣人欲殺子勛故特以舉兵書之至諸州舉兵應之亦不書反何耶子勛既世祖之子諸州奉而君之無

不可者然既不書反又胡爲以討江州書之乎夫國君不可無一亦不可有二湘東旣繼大統是國已有君社稷已有奉人民已有主矣子勛前日舉兵固曰迫於強暴今旣得其所託便當返旆還州告諭諸郡以國已有君之意如是則宗廟重安境內無虞豈不休哉不是之思遂乃正號稱尊則是志在爭帝非復前此避禍之意也綱目原情定罪直書曰討然後宋師可舉名義正矣

三月宋臺軍敗于堵圻殷孝祖死沈攸之代將擊尋陽軍大破之劉氏曰江左建國久矣未有書臺軍者書臺軍何別外兵也於是子勛亦稱宋帝書宋則不知其爲誰也故曰臺軍敗臺軍者孫冲之也以自敗爲文何不以外兵加臺軍也

卮言曰子勛固孝武之子也子業忌而欲殺之故子勛起兵不爲反湘東則文帝之子也近親不如子勛故子勛稱帝不爲逆然國無二君湘東旣立則子勛自當書討是時子勛年十二耳起圖大事者鄧琬所爲共拒臺軍者諸鎮所爲也事詳強藩類

秋八月宋臺軍克江州殺子勛
劉氏曰江州書討矣其不書誅何子業子勛親也綱目於是有所權衡矣故舉兵應子勛者其討之也皆不名必若薛安都常珍奇衆敗降魏而後名

宋義陽王昶奔魏據彭城稱宋章

義陽王昶宋文帝第九子也初爲徐州刺史

劉昶字休道宋文帝第九子也元嘉二十二年十歲封義陽王累

官中書令散騎常侍開府廢帝子業即位出為征北將軍徐州刺史

乙巳宋主子業景和元年秋九月宋義陽王昶出奔魏

義陽王昶輕詔褊急不能祇事世祖文帝素為世祖所惡而民間每訛言昶反是歲尤甚子業謂左右曰我即大位未嘗戒嚴使人邑邑江夏王義恭誅死昶求入朝遣典籤遽法生上表子業謂法生曰義陽太宰謀反我正欲討之今知求還甚善又屢詰問法生義陽謀反何故不啓法生懼禍逃還彭城子業因下詔討昶內外戒嚴自將兵度江命沈慶之統諸軍昶即聚眾起兵移檄統內皆不受命昶知事不成棄母妻攜愛妾一人作丈夫服亦騎馬自隨夜與數十騎開門間行歸魏昶頗涉學能屬文魏主重之使尚武邑

公主拜侍中征南將軍駙馬都尉封丹陽王歲餘主薨更尚建興公主十一月

宋弒子業而立湘東王彧是為明帝

丁未宋明帝彧泰始三年冬十月宋以金贖義陽王昶于魏

宋明帝遣使以金千兩贖義陽王昶于魏魏主不許使昶與明帝書為兄弟之儀明帝不答責昶以母為其國妾宜如春秋荀瑩對楚稱外臣之禮魏主復使昶更為書辭昶曰臣本彧兄未經為臣若改前書事為二敬猶脩往文彼所不納臣不敢奉詔魏主從之拜外都坐大官公主復薨更尚平陽長公主昶好犬馬愛武事入魏歷紀猶布衣阜冠同凶素之服然呵罵僮僕音雜夷夏雖在公生諸王每侮弄之或戾手齧臂至於痛傷笑呼之聲聞于御聽孝文每優假之不以怪問至于陳奏本國事故語及征役則斂容涕

酒悲動左右而天性褊躁喜怒不恒每至威忿楚朴特苦引待南
士禮多不足緣此人懷畏避太和初轉內都坐大官

巳未

齊高帝道成建元元
魏孝文宏泰和三

夏四月齊王道成稱皇帝廢宋主爲汝陰

王冬十月魏遣梁郡王嘉奉丹陽王劉昶以伐齊

四月蕭道成篡齊稱皇帝廢宋主爲汝陰王徙之丹陽五月弑之
齊主謂兗州刺史垣崇祖曰吾新得天下索虜必以納劉昶爲辭
侵犯邊鄙壽陽當虜之衝非卿無以制此虜也乃徙崇祖爲豫州
刺史十月魏主遣梁郡王嘉等分道並出奉昶伐齊許昶以克復
舊業世胄江南欄藩于魏路經徐州昶哭拜其母舊堂哀感從者
乃徧循故居處處隕涕左右亦莫不酸鼻

劉氏曰魏師南向未有書伐者此其書伐何惡齊也齊滅劉氏
而篡其位昶劉宗也綱目書曰奉丹陽王劉昶其子魏以義舉
矣

庚申春二月魏師攻齊壽陽不克而還

二月丁卯朔魏梁郡王嘉與劉昶至壽陽將戰昶四向拜將士流
涕縱橫曰願同戮力以雪讎恥垣崇祖於城北堰肥水堰北築小
城以備魏師攻之崇祖決堰下水魏師敗走昶以雨水方降表請
還師從之又加儀同三司領儀曹尚書壬申正月魏主降定封爵
昶封齊郡公加號宋王癸酉正月齊主造露車三千乘欲步道取
彭城魏人知之昶數泣訴於魏主乞處邊戍招集遺民以雪私恥
魏主大會公卿於經武殿以議南伐昶悲泣不已魏主亦爲之流
涕乃於淮泗間大積馬芻齊主以崔慧景爲豫州刺史以備之

甲戌齊明帝鸞建武元魏泰和十八秋七月魏以宋王劉昶都督吳越楚諸軍事鎮

彭城

魏主以昶為使持節都督吳越楚諸軍事大將軍開府鎮彭城昶表辭大將軍不許及發魏主親餞之命百僚賦詩贈昶又以其文集一部賜昶其重昶如是自昶棄彭城至是久矣昔齊宇山池竝尚存立昶更修繕還處其中而不能緩邊懷物撫接義故卒無成功

丁丑春三月魏宋王劄昶卒

劄言曰魏立昶為宋王其義甚正予昶以彭城其地甚重惜乎昶之不能以有為也

齊建安王寶寅奔魏為齊王反魏嗣帝章

建安王寶寅明帝第六子也

建安王寶寅明帝第六子廢帝寶卷之母弟也初封建安王居石頭明帝殂寶卷嗣立寶卷無道屢誅大臣太尉陳顯達舉兵江州數其罪惡云欲奉建安王為主襲建康不克敗死寶卷益自矯恣庚辰十一月蕭衍等起兵奉南康王寶融為主廢寶卷為涪陵王

辛巳齊中興元秋七月齊雍州刺史張欣泰謀立建安王寶寅不克而死

齊涪陵王寶卷新作芳樂苑經月不出雍州刺史張欣泰與弟欣時謀結胡松及王靈秀等誅諸嬖倖廢寶卷會寶卷遣中書舍人馮元嗣監軍救郢茹法珍等送之欣泰等使人殺元嗣於座法珍等散走還臺靈秀詣石頭迎建安王寶寅帥城中將吏見力去車輪載寶寅文武數百唱警蹕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之欣

泰聞事作馳馬入宮冀法珍等在外寶卷盡以城中處分見委表裏相應既而法珍得反處分閉門上伏不配欣泰兵鴻選在殿內亦不敢發寶寅至杜姥宅日已暝城閉門城上人射外人外人棄寶寅潰去寶寅亦逃三日乃戎服詣草市尉馳以啓寶卷寶卷召寶寅入宮問之寶寅涕泣爾日不知何人逼使上車仍將去制不自由寶卷笑復其爵位欣泰等皆被誅十月蕭衍圍建康十二月王珍國等弑寶卷衍入建康自爲大司馬更封寶寅爲鄱陽王壬午梁武帝蕭衍天監元魏宣武帝恪景明三春三月齊鄱陽王寶寅出奔魏二月蕭衍進爵爲梁王殺齊邵陵王寶攸等且將盡殺齊諸王防守猶未悉鄱陽王寶寅家閹人顏文智與左右麻拱等密謀穿墻夜出寶寅具小船於江岸著烏布襦腰繫千餘錢潛赴江側躡橋

徒步足無完膚防守者至明追之寶寅詐爲釣者隨流上下十餘里追者不疑待散乃渡西岸投民華文榮家文榮與其族人天龍惠連棄家將寶寅遁匿山澗賃驢乘之晝伏夜行抵壽陽之東城魏戍主杜元倫馳告揚州刺史任城王澄以車馬侍衛迎之寶寅時年十六徒步憔悴見者以爲掠賣生口澄待以客禮寶寅請喪君斬衰之服澄遣人曉示情禮以喪兄齊衰之服給之澄帥官僚赴弔寶寅居處有禮一同極哀之節壽陽多其義故皆受慰嗙唯不見夏侯一族以夏侯詳從梁王故也澄深器重之及至魏宣武帝亦加禮焉四月和帝禪位于梁梁王衍稱皇帝五月梁江州刺史陳伯之集府州僚佐謂曰奉齊建安王教帥江北義勇十萬已次六合我荷明帝厚恩誓死以報卽命纂嚴使褚繒詐爲寶寅書

以示僚佐梁主遣王茂帥眾討之伯之兵敗亦渡江奔魏

癸未夏四月魏以蕭寶寅為齊王六月魏發兵伐梁

蕭寶寅伏於魏闕之下請兵伐梁雖暴風大雨終不暫移會陳伯

之降魏亦請兵自效魏主乃引八坐門下入定議四月朔以寶寅

為都督東揚等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揚州刺史丹陽公齊王禮

賜甚厚配兵一萬令屯東城此蓋漢晉之東城縣以其地在壽陽之東故置東揚州以陳伯

之為江州刺史屯陽石俟秋冬大舉明當拜命其夜痛哭至晨北史

曰備禮策授賜車馬什物事從豐厚猶不及劉昶之優隆也魏主又聽寶寅募四方壯勇得數

千人以顏文智華文榮等六人皆為將軍軍主寶寅志性雅重過

暮猶絕酒肉慘形悴色蔬食麤衣未嘗嬉笑及被命南伐貴要多

相憑托門庭賓客若市而書記相尋寶寅接對報復不失其理六

月魏主詔寶寅伯之皆受任城王澄節度

甲申梁天監三年魏正始元春正月梁襲魏壽陽不克

正月魏齊王寶寅行及汝陰東城已為梁所取乃屯壽陽樓賢寺

二月梁將軍姜慶真乘澄在外襲壽陽據其外郭任城太妃孟氏

勒兵城守寶寅引兵至與州軍合擊之慶真敗走寶寅勇冠諸軍

聞見者莫不壯之及還改封梁郡公丙戌冬十月魏中山王英伐

梁進圍鍾離魏主詔邢巒引兵會之巒上表論其不可乃召巒還

更命寶寅與英同圍鍾離

丁亥秋八月魏中山王英齊王寶寅以罪除名

三月淮水暴漲梁兵攻魏中山王英齊王蕭寶寅走之七月魏有

司奏英經算失圖寶寅等守橋不固皆處以極法詔免死除名為

民尋尚南陽長公主清河王繹親而重之

辛卯

梁天監十
魏正始四春三月

魏徐州刺史盧昶克梁朐山戍以琅邪戍主傅文驥守之梁師攻文驥魏主以寶寅爲使持節假安南將軍將兵據朐山昶節度寶寅受詔涕泣哽咽良久昶引兵至朐山傅文驥以城降昶敗走惟寶寅全軍而歸除瀛州刺史復其齊王遷冀州刺史及大乘賊起寶寅遣軍討之爲賊所破元遙大兵至乃滅之

丙申

魏孝明帝
詡熙平元

夏四月梁淮堰成秋九月梁淮堰壞

魏胡太后臨朝梁將康絢於浮山堰淮以灌徐揚乃以蕭寶寅爲使持節都督東討軍事鎮東將軍以拒之復封梁郡公丙申二月寶寅至浮山於堰上流更鑿新渠水乃小減又遣輕車將軍劉智

文等夜渡淮燒其竹木營攻破三壘梁主爲手書招誘之使襲彭城許送其國廟及室家諸從還北寶寅表上其書陳其忿毒之意志存雪復已而淮堰成寶寅信康絢反間鑿山注水竟無功而還會梁主召康絢還淮堰始壞寶寅爲殿中尚書

己亥

魏神
龜二

春二月

魏陳仲儒奏律准法尚書蕭寶寅奏仲儒學不師受輕欲制作事遂寢寶寅尋出爲都督徐州刺史車騎大將軍乃起學館於清東朔望引見士姓子弟接以恩顏與論經義勤於聽理吏人愛之辛丑徵爲尚書左僕射善於吏職甚有名

壬寅

梁普通三
魏正光三

十一月

梁主弟子西豐侯正德奔魏寶寅表曰正德既不親親安能親人

脫包此凶醜真之列位百官是象其何誅焉臣釁結禍深痛纏膏
髓日暮途遙報復無日豈區區於一豎哉但才雖庸近職居獻替
愚衷寸抱敢不申陳正德既至魏人待之尤薄歲餘叛還

乙巳

魏考
昌元

春正月魏行臺蕭寶寅都督崔延伯討莫折天生敗之岐

雍隴東皆平

初秦州城人薛伯珍等反執刺史李彥推莫折大提為秦王大提
尋死其子念生竊號天子以弟天生為高陽王天生率眾出隴東
遂寇雍州乃以蕭寶寅為開府西道行臺大都督帥諸將以討之
乙巳正月天生軍於黑水軍勢甚盛魏主復遣都督崔延伯率眾
繼進延伯至與寶寅軍于馬嵬延伯素驍勇寶寅趣之使戰明日
癸亥延伯勒兵出寶寅舉軍繼其後天生悉眾逆戰延伯進擊大

破之追奔至小隴岐雍及隴東皆平天生塞隴道諸軍不能進寶
寅破宛川俘其民以為奴婢高平賊帥胡琛遣其將万俟醜奴等
寇魏涇州盧祖遷討之不克寶寅與崔延伯引兵會祖遷于安定
延伯與醜奴戰敗死寶寅退保安定丙午歲以寶寅為侍中驃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假大將軍尚書令給前後部鼓吹時有天水民
呂伯度本莫折念生之黨也後更據顯親以拒念生已而不勝亡
歸胡琛琛資以士馬使擊念生屢破其軍復據顯親乃叛琛東引
魏軍念生窘迫乞降于寶寅寶寅使左丞崔士和據秦州魏主嘉
伯度立義之功以為涇州刺史而大都督元脩義停軍不進念生
復反執士和殺之久之伯度亦為万俟醜奴所殺賊勢益盛寶寅
不能制琛與念生交通事破六韓拔陵漫漫拔陵誘琛斬之醜奴

盡并其衆

丁未梁大通元春正月魏蕭寶寅討莫折念生敗績魏以楊椿為行臺夏

四月魏復以蕭寶寅為西討大都督

魏主以蕭寶寅為司空寶寅出兵累年將士疲弊念生擊之寶寅

大敗於涇州收散兵萬餘人屯逍遙園汧城岐州皆降於賊幽州

刺史畢祖暉戰沒關中大擾雍州刺史楊椿募兵拒守詔以椿為

行臺節度關西諸將莫折天生乘勝寇雍州寶寅部將羊仇隱身

塹中射殺之其衆遂潰寶寅還雍州二月念生據潼關魏主戒嚴

有司以寶寅之敗處以死刑詔免為庶人四月楊椿有疾求弭復

以寶寅為都督雍涇等四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開府儀

同三司西討大都督自關以西皆受節度椿還鄉里其子昱將適

洛陽椿謂之曰當今雍州亦無踰於寶寅者但其上佐朝廷應遇

心齊重臣何得任其牒用且寶寅不藉刺史為榮吾觀其得州喜

甚至於賞罰之為不依常憲恐有異心汝當以此意啓二聖謂胡太后

與魏主并白宰輔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中正須三人耳

不然必成深憂豈如言啓魏主及太后皆不聽卒如椿所料九月秦州

人杜粲殺念生自行州事遣使詣寶寅請降魏復以寶寅為尚書

令還其舊封舊封者寶寅自丹陽郡公徙封梁郡公

冬十月魏蕭寶寅殺關右大使酈道元舉兵反魏遣行臺長孫稚討

之

蕭寶寅之敗於涇州也或勸之歸罪洛陽或曰不若畱關中立功

自効行臺令史馮景曰擁兵不還此罪將大寶寅不從自念出師

累年糜費不貲一旦覆敗內不自安魏朝亦疑之中尉鄴道元性

嚴猛汝南王悅嬖人弄權道元殺之并劾悅時寶寅反狀已露悅

乃奏以道元為關右大使寶寅聞之謂為取已甚懼長安輕薄子

弟復勸使舉兵寶寅以問河東柳楷楷曰大王齊明帝子天下所

屬今日之舉實允人望且謠言鸞生十子九子暇一子不暇關中

亂齊明帝名鸞寶寅亂之父也暇卯康也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亂者治也大王當治

關中何所疑道元至陰盤驛寶寅遣其將郭子恢攻殺之殯其尸

表言白賊所害秦人謂鮮卑為白虜又上表自理稱為楊椿父子所譖行臺

郎中蘇湛以病卧家寶寅令其姨弟姜儉說之曰元略受蕭衍旨

欲見勦除略自梁還魏大見寵任故托以為言道元之來事不可測吾不能坐受死

亡今須為是計不復作魏臣矣死生榮辱與卿共之湛大哭謂儉

曰為我白齊王王本以窮鳥投人朝廷假王羽翼以至于此乃欲

乘人問隙守關問鼎湛不能以百口為王族滅寶寅知其不為用

聽還武功甲寅寶寅自稱齊帝改元隆緒赦其所部置百官長史

毛遐與弟鴻賓帥氏羌起兵拒之魏以長孫稚為行臺討寶寅正

平民薛鳳賢薛修義亦聚眾河東據鹽池圍蒲坂東西連結以應

寶寅詔宗正珍孫討之

胡氏曰寶寅奔魏之心本欲假其兵力為宗國復讎似也則宜

不離淮漢之北伺間南伐死而後已若夫成功則大也冀雍二

州豈梁所在耶而為之利史雖曰不利人不信矣以義始以利

終不至於作亂受戮則無能靖之道此小人之本末也

尹氏曰拓跋失御反者如蝟毛而起自填兵山胡與夫諸郡之

民莫不相延而動甚至寵臣如法僧宗臣如元鑒輩亦皆反叛相屬綱目悉書子册今寶寅以羈旅寄食逃竄之臣且復稱兵造亂寇盜如此魏氏烏得不亡然寶寅始欲爲宗國復讐而終於作亂亡滅信知讐固未易復而義亦未易舉也綱目於是年書寶寅反後二年書寶寅誅不特著小人反覆交亂之禍亦以爲招納叛亡者之鑿耳蕭鸞僅有一息自取珍絕天之所廢其可興乎

戊申春正月魏長孫稚討蕭寶寅敗之寶寅奔万俟醜奴

庚戌梁中大通二年魏建明元春三月魏遣都督爾朱天光討万俟醜奴夏四月

獲之遂克高平獲蕭寶寅皆誅之

卮言曰蕭寶寅爲魏臣屬而擁兵據地固宜書反然是時魏朝

大亂反者九起寶寅以南朝遺系乘時而興則亦慕容垂之於苻秦也使其能定關中以東向爭天下則綱目亦必以齊主書之而惜乎其亟滅也以蕭氏之篡國數世之暴虐卽有英哲未易復興况寶寅以逆動哉

梁武陵王紀稱帝于蜀章

武陵王紀武帝第八子也

武陵王紀字世詢梁武帝第八子少勤學有文才屬辭不好輕華甚有骨氣天監十三年甲午封爲武陵郡王邑二千戶歷位琅邪彭城會稽太守江州刺史尋授揚州刺史中書詔成武帝加四句曰貞白儉素是其清也臨財能讓是其廉也庶事無留是其勤也紀時爲武帝愛故先作牧揚州

丁巳梁武帝大同秋閏九月梁以武陵王紀為益州刺史

梁武帝以武陵王紀為持節都督益梁等十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益州刺史加鼓吹一部紀以路遠固辭武帝曰天下方亂惟益州可免故以處汝汝其勉之紀獻欵既出復入武帝曰汝嘗言我老我猶再見汝還益州也乙丑加散騎常侍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初天監中震太陽門成字曰紹宗梁位惟武王解者以為武王者武陵王也於是朝野屬意焉

己巳梁太清三春三月侯景陷梁臺城夏五月梁主衍殂

侯景之亂湘東王繹等皆起兵討景上甲侯韶西上至碭出武帝密敕加武陵王紀侍中假黃鉞都督征討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太尉承制紀不赴援武帝殂太子即位是為簡文帝

庚午梁簡文帝大寶元夏五月梁武陵王紀遣其世子圓照將兵赴援次于

白帝

時梁境惟荆益完實武陵王紀乃移告征鎮使世子圓照帥兵三萬受湘東王繹節度圓照軍至巴水繹受以信州刺史令屯白帝未許東下九月黎州民逐刺史張賁引氏酋北益州刺史楊法琛據黎州命王賈二姓詣請法琛為刺史紀深責之囚法琛質子十一月紀帥諸軍發成都繹遣使以書止之曰蜀人勇悍易動難安弟可鎮之吾自當滅賊十二月紀遣潼州刺史楊乾運南梁州刺史譙淹合兵二萬討楊法琛法琛發兵據劔閣以拒之辛未正月乾運攻拔劔閣楊法昌退保石門乾運據南陰平二月乾運進據平興平興者楊法琛所治也法琛退保魚石洞乾運焚平興而歸

尹氏曰自蜀至臺城相去雖若甚遠然其君父陷沒亦既久矣
武陵至是方克赴援又不能親將大衆星馳而下何哉書遣世
子次于白帝罪自見矣

劉氏曰景叛三年紀乃赴援有餘罪矣故不許東下雖湘東之
命綱目直書圓照次于白帝所以誅紀心也

辛未夏六月梁湘東王繹誘江安侯圓正執之

圓正紀之子
詳元帝章

秋八月侯景廢梁主綱立豫章王棟冬十月侯景廢梁主棟僭號于
建康

壬申夏四月梁武陵王紀立于成都

侯景益州長史劉孝勝等勸武陵王紀稱帝紀雖未許而大造乘
輿車服二月湘東王遣王僧辯等討景三月克建康景亡走紀勸

湘東王即尊位且迎都建業不許紀頗有武略在蜀十七年南

寧州越雋西通資陵吐谷渾內修耕桑鹽鐵之政外通商賈遠方

之利故能殖其財用器甲殷積有馬八千匹初聞湘東王討景謂

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

湘東于兄弟次第
七故呼爲七官

內寢柏殿柱繞節

生花紀以爲己瑞四月乙巳即皇帝位改元天正以巴西梓潼二

郡太守永豐侯撫爲益州刺史封秦郡王司馬王僧略直兵參軍

徐怿固諫不從初臺城之圍怿勸紀速入援紀意不欲行內街之

會蜀人費合告怿反怿有與將帥書云事事往人口具紀即以爲

反徵謂怿曰以卿舊情當使諸子無恙對曰生兒悉如殿下留之

何益紀乃盡誅之梟首於市亦殺王僧略永豐侯撫歎曰王事不

成矣善人國之基也不亡何待紀徵宜豐侯參軍劉璠爲中書侍

郎使者八反乃至紀令劉孝勝深布腹心璠苦求還中紀室韋登
私謂璠曰殿下忍而蓄憾足下不畱將致大禍孰若共構大厦使
身名俱美哉璠正色曰卿欲諉煩於我耶我與府侯分義已定豈
以夷險易其心乎殿下布厚禮下終不逞志於一夫紀知必不
爲用乃厚禮遣之以宜豐侯循爲益州刺史封隋郡王以璠爲長
史蜀郡太守

尹氏曰蕭紀稱帝綱目何以無貶辭繹固紀之徒也繹不能救
父兄之難與紀無異紀帝于蜀繹帝于江陵紀敗而繹立若有
少異然均非正嫡均爲不義綱目雖欲抑揚而去取之不可得
矣宜乎書法如此

冬十一月梁相東王繹立于江陵

癸酉

梁元帝繹承聖二年

春三月梁武陵王紀伐江陵魏遣尉遲迴伐成都以
救之夏四月魏師圍成都梁武陵王紀還兵救之次于西陵

壬申八月紀舉兵由外水東下以永豐侯撫爲益州刺史守成都
使其子宜都王圓肅副之十月湘東王繹稱帝于江陵癸酉三月
梁主繹執侯景之俘以報紀初紀之舉兵皆太子圓照之謀也圓
照時鎮巴東執畱使者啓紀云侯景未平宜急進討已聞荆鎮爲
景所破紀信之趣兵東下梁主甚懼與魏書曰子糾親也請君討
之魏太師宇文泰遣大將軍尉遲迴督諸軍自散關伐蜀五月紀
至巴郡聞有魏兵遣譙淹還軍救蜀初楊乾運求爲梁州刺史紀
以爲潼州楊法琛求爲黎州以爲沙州二人皆不悅乾運兄子略
說乾運曰今侯景初平同心戮力保國寧民而兄弟尋戈此自亡

之道也夫木朽不雕世衰難佐不如送款關中可以功名兩全乾
運然之令略將二千人鎮劔閣又遣其壻樂廣鎮安州與法琛皆
潛通於魏魏以乾運爲梁州刺史尉遲迴以侯呂陵始爲前軍至
劔閣略退就樂廣翻城應始始入據安州甲戌迴至涪水乾運以
州降迴分軍守之進襲成都時成都見兵不滿萬人倉庫空竭永
豐侯撫嬰城自守迴圍之譙淹遣江州刺史景欣幽州刺史趙拔
扈援成都迴使原珍等擊走之紀至巴東聞侯景已平乃自悔召
太子圓照責之對曰侯景雖平江陵未服紀亦以旣稱尊號不可
復爲人下欲遂東進將卒日夜思歸其江州刺史王關業以爲宜
還救根本更思後圖諸將皆以爲然圓照及劉孝勝固言不可紀
從之宣言於衆曰敢諫者死已丑紀至西陵軍勢甚盛舳艫翳川

至紀所紀在舟中繞床而走以金囊擲猛曰以此顧卿送我一見
七官猛曰天子何由可見殺足下金將安之遂斬紀及其幼子圓
滿陸法和收太子圓照兄弟三人送江陵梁主絕紀屬籍賜姓饗
養氏下劉孝勝獄已而釋之梁主使謂江安侯圓正曰西軍已敗
汝父不知存亡意欲使其自裁圓正聞之號哭彌世子不絕聲梁
主頻使覘之知不能死移送廷尉獄見圓照曰兄何乃亂人骨肉
使痛酷如此圓照惟云計誤梁主並命絕食於獄至嚙臂啖之十
三日而死遠近聞而悲之魏尉遲迴圍成都五旬永豐侯撫屢出
戰皆敗乃請降迴許之八月撫與宜都王圓肅帥文武詣軍門降
梁邵陵王綸奔齊立爲梁王章

邵陵王綸武帝第五子也

蕭綸武帝第五子也初封邵陵王攝南徐州刺史

乙巳梁普通元年冬十二月梁邵陵王綸有罪免官削爵土

邵陵王綸攝南徐州事肆行非法遨遊市里問賣鮓者曰刺史何如對言躁虐綸怒令吞鮓而死道路惶駭道路以目嘗逢喪車脫孝子服而着之匍匐號叫籤帥以聞梁主責之綸不能對於是遣代綸乃取一老公短瘦頰梁主者以袞冕置之高坐朝以為君自陳無罪就坐剥禡捶之於庭梁主恐其奔逸以禁兵取之將賜之死太子統流涕固諫乃免綸官削爵土復以綸為揚州刺史

史

壬子梁中大通四年春二月梁邵陵王綸有罪免為庶人既而復之

邵陵王綸為揚州刺史市物不給其直市人皆閉邸店不出少府

丞何智通依事啓聞綸被責還第遣人刺殺智通事覺綸坐

庶人鎖之於第經二旬乃脫鎖項之復封爵

戊辰梁武帝太清二年秋八月梁侯景反壽陽梁主遣邵陵王綸督諸軍討之

蕭正德引侯景圍梁臺城十一月梁邵陵王綸還軍赴援侯景擊之

大清詳中興類元帝章及創業類篡逆門侯景章

侯景反于壽陽梁王詔以鄱陽王範封山侯正表司州刺史柳仲禮等為四道都督邵陵王綸持節兼督衆軍以討景十月臨賀王正德叛引景兵渡江遂圍臺城景以正德稱帝景自為丞相綸行至鍾離聞景已渡采石晝夜兼道旋軍入援遂帥譙州刺史趙伯超武州刺史蕭弄璋等步騎三萬自京口西上景遣軍至江乘拒綸軍趙伯超曰若從黃城大路必與賊遇不如徑指鍾山突據廣

莫門出賊不意城圍必解矣綸從之夜行失道迂二十餘里庚辰
旦營于蔣山景見之大駭悉送所掠婦女珍貨於石頭具舟欲走
分兵三道攻綸綸與戰破之時山巔寒雪乃引軍下愛敬寺景陳
兵於覆舟山北之西綸進軍玄武湖側與景對陳不戰至暮景更
約明日會戰綸許之安南侯駿見景軍退以爲走卽與壯士逐之
景旋軍擊之駿敗走趣綸軍趙伯超望見亦引兵走景乘勝追擊
之諸軍皆潰綸收餘兵近千人入天保寺景追之縱火燒寺綸奔
朱方士卒踐冰雪往往墮足景悉收綸輜重生擒西豐公大春等
十二月鄱陽王範南唐王會理將兵入援散騎常侍韋粲及東西
道都督柳仲禮等各以兵入援推仲禮爲大都督諸軍大集衆十
餘萬諸將各有據守

己巳春三月侯景陷梁臺城邵陵王綸奔會稽

正月朔柳仲禮徙營大桁會大霧韋粲軍迷失道比至青塘立柵
未合侯景亟攻之粲死焉仲禮馳往救之與景戰大破之邵陵王
綸復收散卒自東道至列營桁南亦推仲禮爲大都督仲禮神情
傲狠陵蔑諸將綸每日執鞭至門亦移時弗見由是與諸將有隙
互相猜阻莫有戰心二月梁主以侯景爲大惡相與之盟敕止後
軍湘東王繹與河東王譽桂陽王暕皆淹留不進三月景復啓陳
梁主十失仲禮惟張妓置酒作樂諸將日往請戰不許梁主問策
於仲禮父津對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禮不忠不孝賊何由平景
攻城晝夜不息邵陵世子堅屯大陽門終日蒲飲不恤吏士其書
佐熊曇朗等夜引景衆登城永安確力戰不能却臺城遂陷景入

城以詔命解外援軍柳仲禮召諸將議之綸曰今日之命委之將軍仲禮不答諸軍乃散綸奔會稽釋歸江陵殺桂陽王皓五月梁武帝殂子綱立是為簡文

庚午

梁簡文大寶元

春正月梁邵陵王綸至江夏自稱都督中外諸軍承制

初邵陵王綸自鄱陽進至九江尋陽王大心以江州讓之綸不受引兵而上庚午正月綸至江夏郢州刺史南康王恪郊迎以州讓之綸不受乃推綸為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置百官時湘東王繹遣其將鮑泉攻河東王譽譽退保長沙泉圍之岳陽王譽帥眾伐江陵以救湘州繹遣王僧辯襲襄陽譽聞之遁還綸欲救譽而兵糧不足乃致書於繹求解湘州之圍繹復書陳譽過惡不赦且曰綸得書投之於案慷慨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於斯湘州

若敗吾亡無日矣

詳中興類梁元帝章

秋九月梁湘東王繹取郢州邵陵王綸奔齊昌侯景兵襲之綸遂奔齊齊以為梁王

邵陵王綸在郢州以廳事為正陽殿內外齊閣悉加題署其部下陵暴軍府郢州將佐莫不怨之參軍江中舉南平王恪之謀主也說恪圖綸恪驚曰若我殺邵陵寧靜一鎮對之兄弟必皆內喜海內恭平則以大義責我矣且巨逆未梟骨肉相殘自亡之道也卿且息之仲舉不從部分諸將刻曰將發謀泄綸壓殺之格狼狽往謝綸曰羣小所作非由兄也兇黨已斃兄勿深憂綸大修鎧仗將討侯景湘東王繹惡之八月甲午遣王僧辯鮑泉等帥舟師一萬東趣江郢聲言拒約且云迎邵陵王還江陵欲授以湘州九月王

僧辯軍至鸚鵡州郢州司馬劉龍虎等潛送質于僧辯綸聞之遣其子威正侯碩將兵擊之龍虎敗奔于僧辯綸以書責僧辯曰將軍前年殺人之姪今殺人之兄以此求榮恐天下不許僧辯送書於纏繹命進軍辛酉綸集其麾下于西國涕泣言曰我本無佗志在滅賊湘東嘗謂與之爭帝遂爾見伐今日欲守則交絕糧儲欲戰則取笑千載不容無事受縛當於下流避之麾下壯士爭請出戰綸不許與躡自食門登舟北出僧辯入據郢州綸遇將軍裴之高於道之高之子畿掠其軍器綸與左右輕舟奔武昌澗飲寺僧法馨匿綸於巖穴之下綸長史韋質司馬姜律等聞綸尚存馳往迎之說十柵流民以求糧仗綸出營巴水流民八九千人附之稍收散卒屯齊昌遣使請和于齊齊以綸爲梁主任約進攻西陽武

昌綸引齊兵未至移營馬柵距西陽八十里任約聞之遣儀同叱羅子通等將鐵騎二百襲之綸不爲備策馬亡走時湘東主繹亦與齊連和故齊人觀望不助綸定州刺史田祖綸迎綸綸以祖龍爲繹所厚懼爲所執復歸齊昌行至汝南魏所署汝南城主李素綸之故吏也開城納之任約遂據西陽武昌初綸以衡陽王憲爲齊州刺史鎮齊昌任約擊擒之

辛未春二月魏攻齊汝南拔之殺其梁王蕭綸

邵陵王綸在汝南修城池集士卒將圖安陸魏安州刺史馬祐以告丞相宇文泰泰遣楊忠將萬人救安陸忠圍汝南李素戰死二月乙亥城陷執綸殺之投尸江岸岳陽王譽取而葬之後梁稱帝江陵章

宣帝名譽武帝之孫也

蕭譽字理孫梁武帝之孫昭明太子之第三子也幼好學善屬文

尤長佛義特為武帝嘉賞普通中封曲江縣公大通辛亥四月昭

明太子卒封譽岳陽郡王為東揚州刺史領會稽太守

丙寅梁武帝中大同二年冬十月以岳陽王譽為雍州刺史

初昭明太子卒武帝捨譽兄弟而立太子綱內嘗愧之寵亞諸子

以會稽人物殷阜故用譽兄弟迭為東揚州以慰其心譽兄弟亦

內懷不平譽以帝衰老朝多秕政遂蓄聚貨財折節下士招募勇

敢左右至數千人至是以譽為雍州刺史譽以襄陽形勝之地梁

業所基遇亂可以圖大功乃克已為政撫循士民數施恩惠延納

規諫所部稱治

己巳梁簡文太清三年春三月梁侯景陷臺城

初武帝以河東王譽為湘州刺史張縝為雍州刺史

代岳陽王譽譽至留縝不遣聞侯景作亂頗陵感縝縝恐為所害

輕舟夜遁將之雍部復慮譽拒之縝與湘東王繹有舊欲因之以

殺譽兄弟乃如江陵及臺城陷諸王各還州鎮

夏四月梁岳陽王譽執雍州刺史張縝

湘東王繹之入援也令所督諸州皆發兵岳陽王譽遣府司馬劉

方貴將兵出漢口繹召譽使自行譽不從方貴潛與繹知謀襲

襄陽未發會譽以他事召方貴方貴以為謀泄遂據樊城拒命譽

遣軍攻之繹厚資遣張縝使赴鎮縝至大堤譽已拔樊城斬方貴

縝至襄陽譽推遷未去但以城西白馬寺處之嘗酒總軍府之政

聞臺城陷遂不受代助防杜岸給續白觀岳陽勢不容使君不如
且往西山以避禍續乃與岸結盟逃入西山登使岸將兵追禽之
續乞爲沙門登許之

冬十一月梁湘東王繹遣兵攻襄陽王登乞師于魏魏遣開府楊忠
率師救之

湘東王繹使鮑泉攻湘州河東王譽告急於岳陽王登登留諮議
參軍蔡大寶守襄陽帥衆二萬騎二千伐江陵以救湘州湘東王
繹大懼乙卯登至江陵作十三營以攻之會大雨平地水深四尺
登軍氣沮繹與新興太守杜崩有舊密邀之崩遂與兄岌岸等各
帥所部降于繹岸請以五百騎襲襄陽晝夜兼行去襄陽三十里
城中覺之蔡大寶奉登母襲保林登城拒戰登聞之夜遁棄糧食

金帛鎧仗於澧水不可勝計登至襄陽岸奔廣平十一月登使將
軍薛暉攻廣平拔之獲杜岸送襄陽殺之登旣與繹爲敵恐不能
自存遣使求援於魏請爲附庸魏丞相宇文泰令榮權使於襄陽
使司州刺史柳仲禮鎮竟陵以圖登登懼遣其妃王氏及世子發
爲質于魏宇文泰遣開府楊忠將兵擊柳仲禮以救之忠圍安陸
獲仲禮遂取漢東

庚午梁人寶元夏五月魏立蕭登爲梁王梁王登入朝于魏

魏人欲令岳陽王登發哀嗣位登辭不受魏丞相宇文泰使榮權
冊命爲梁王始建臺置百官七月辛酉梁王登入朝于魏自此魏益厚登

九月登還襄陽辛未八月侯景廢梁主綱立豫章王棟冬十月
侯景弒望主綱廢梁主棟自稱漢帝壬申四月侯景伏誅十一月

梁湘東王繹立于江陵

甲戌

梁元帝承聖三年

冬十二月魏師入江陵執梁主繹殺之

初魏太師宇文泰陰有圖江陵之

■ 啓聞之益重其貢獻甲戌十

月魏柱國于謹至樊鄧啓帥衆食之十一月王琳軍至長沙長史裴政請問道先報江陵至百里洲爲魏人所獲啓謂政曰我武皇帝之孫也不可爲爾君乎若從我計貴及子孫如或不然腰領分矣政詭對曰唯命啓鎖之至城下使言政以實告城中啓怒使速教之蔡大業諫行釋之及城陷梁主出門啓使鐵騎擁之入營囚于烏幔之下甚爲啓所詰辱十一月辛未梁主爲魏人所殺啓遣尚書傅準監刑以土囊殮之葬於津陽門外并殺其諸子魏取襄陽徙梁王啓使稱帝于江陵屯兵守之

魏立梁王啓爲帝資以荊州之地延袤三百里仍取其雍州之地啓居江陵東城魏置防主將兵居西城名曰助防外示助啓備禦內實制之以前儀同三司王悅留鎮江陵于謹等帥師西還初魏師未還啓將尹德毅說啓曰魏虜貪林肆其殘忍殺掠士民不可勝紀江東之人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爲之殿下旣殺人父兄孤人子弟人盡讎也誰與爲國今魏之精銳盡萃於此若殿下爲設享會請于謹等爲歡預伏武王因而斃之分命諸將掩其營壘大殲群醜俾無遺類收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群寮隨材銓授魏人懾息未敢送死王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晷刻之間大功可位古人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陛下恢弘遠畧勿懷匹夫之行啓曰卿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厚未可背

德若遠為卿計人將不食吾餘既而闔城長幼被虜又失襄陽營
乃歎曰恨不用尹德毅之言

胡氏曰魏克江陵因取襄樊之地此正滅虢取虞之計營雖悔
之何及矣

劉氏曰書以稱帝多矣未有書使者使者何敵國之辭也屯兵
所以助梁也曷為不書戍之名為助防實以制營此魏人之私
也綱目深探其情故特書守上書取襄陽下書守之存亡繼絕
之義固是乎深譏之也

尹氏曰帝者有天下之號也自南北瓜分各帝一國已非一統
之義今又欲以蕞爾之地而帝焉何耶綱目書魏徙梁王營使
稱帝烏有以帝者之尊而可使人稱之者哉直書于冊兩皆罪
也

乙亥

梁敬帝紹泰元年
梁宣帝天定元年

春正月梁王營始稱帝

梁王營即皇帝位于江陵改元大定追尊昭明太子為昭明皇帝
廟號高宗妃蔡氏為昭德皇后尊其母龔氏為皇太后立妻王氏
為皇后子歸為皇太子賞刑制度并同王者惟上疏於魏則稱臣
奉其正朔至於官爵其下亦依梁氏之舊其勳級則兼用柱國等
名以諮議參軍蔡大寶為侍中尚書令參掌選事外兵參軍蔡大
寶嚴整有智謀雅達政事文辭瞻速後梁主推心任之以為謀主
比之諸葛孔明王操亦亞之以莫勇為武州刺史魏永壽為巴州
刺史

劉氏曰庚午魏嘗欲立營為梁帝矣營不肯帝立為梁王蕭繹

既亡復使稱帝於是始稱故書始

梁廣州刺史王琳救江陵弗及次于長沙遣兵伐後梁

王琳將兵自小桂北下至蒸城聞江陵已陷為元帝發喪三軍編素遣別將侯平帥舟師攻後梁琳屯兵長沙傳檄州郡為進取之計長沙王韶及上游諸將皆推琳為盟主九月陳霸先殺王僧辨廢淵明復立方智為主是為敬帝

劉氏曰後梁亦梁裔也曷為書伐殺繹者魏也晉州魏立自琳視之則吾讐也琳有舊主之心焉書伐所以勸義也

丙子五月侯平頻破後梁軍以王琳兵威不接不受指揮琳遣將討之平受其眾奔江州琳軍墊益衰丁丑十月陳霸先篡梁國號陳廢方智為江陰王戊寅王琳伐陳求援于齊二月齊以琳為梁

丞相立永嘉王莊于郢州琳歸湘州己卯十二月琳伐陳而敗

梁主遣大將軍王操將兵畧取王琳之長沙武陵南平等郡

壬午後梁大定八
陳天嘉三春閏二月後梁主登殂

周書載記曰登少有大志不拘小節雖多猜忌而知人善任使撫將士有恩能得其死力性安於儉素不好酒色以封疆褊隘邑居殘毀鬱鬱不得志每誦老馬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未嘗不盱衡抱歎吒者久之疽發背而卒

明帝歸宣帝太子宣帝殂歸立

歸字仁遠登第三子也機辨有文學善於撫御能得其下之歡心

登稱帝立為太子登卒周武帝又命歸嗣位年號天保見周書

丁亥後梁天保六
陳光大元可天秋九月周人梁人會華皎侵陳敗績

陳湘州刺史華皎遣使潛引周兵又自歸于梁陳遣安成王瑱吳明徹等襲之梁主亦上書言狀周遣襄州總管衛公直等將兵助之梁主以華皎為司空遣柱國王操將兵二萬會之周衛公直總水陸軍與皎俱下與吳明徹戰于沌口西軍大敗皎直皆奔江陵戊子春三月陳攻江陵不克

陳吳明徹乘勝進攻江陵引水灌之梁主出鎮紀南以避之周總管高琳與梁王操守江陵晝夜拒戰十旬擊明徹敗之明徹退保公安梁主乃得還

尹氏曰梁蕞爾之地僅足以少延不滅之祀陳既覆其宗國今又無故攻之此何義哉特書不克蓋貶之也

庚寅陳大建秋九月陳遣兵攻梁周人救之陳師還

陳章昭達攻梁梁主告急于周周使將軍李遷哲將兵救之昭達兵不利引還

辛卯冬十二月周以基平郡州與梁

梁華皎如周過襄陽說衛公直曰梁主既臣江南諸郡國少民貧朝廷興亡繼絕理宜資贍豈使齊桓楚莊獨擅救衛復陳之美望借數州以裨梁國真然之乃遣使言狀周主詔以基平郡三州與之

丁酉春二月梁主朝周于鄴

周平齊梁主歸朝于鄴周主雖以禮接之然未之重也歸知之後因宴承間乃陳其父荷文帝拯救之恩并叙二國艱虞唇齒倚角之事辭理辯暢因涕泗交流周主亦為之歔歔自是大加賞異禮

遇日隆後周主復與之宴周主命琵琶自彈之仍謂歸曰當為梁主盡歡歸乃起請舞周主曰王能為朕舞乎歸曰陛下既親撫五絃臣何敢不同百獸周主大悅賜雜繒萬段良馬數十匹并賜齊後主妓妾及帝所乘五百里駿馬以遣之見周書
卮言曰後梁固周所立為帝者也然既已稱為帝矣又稱臣于周不亦名實爽乎獨不可降號為王乎及歸之朝周也曲盡諂諛自同百獸雖區區以自保其何面目見江東父老儼然稱尊哉

庚子周大象二秋九月梁遣使如周

周主贊卒隋公楊堅自為大丞居東宮周相州總管尉遲迥舉兵討堅堅遣韋孝寬將兵擊之青州總管尉遲勤勛州總管司馬消各舉兵應相州梁主歸使柳莊奉書入周堅執莊手曰孤昔從沒江陵深蒙梁主承眷今猥蒙顧托當相與保歲寒耳時諸將勸梁主舉兵應迥梁主疑未決會柳莊至具道堅語且曰昔袁紹劉表王凌諸葛誕皆一時豪傑據要地擁強兵然功業莫就禍不旋踵良由魏晉挾天子保京都仗大順以為名故也今尉遲迥衰耄已甚司馬消難王謙皆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周朝將相兢兢於楊氏以臣科之迥等終當覆破隋公必移周祚未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梁主然之已而尉遲迥兵敗死焉消難奔陳

辛丑春二月周楊堅篡位國號隋

壬寅隋文帝開皇二冬十二月隋罷江陵總管梁主始專制其國

隋主既立待梁主恩禮彌厚納其女為晉王妃由是為江陵總管

梁主始得專制其國

甲辰春正梁主入朝于隨

梁主入朝于隨服通天冠絳紗袍北西受郊勞入及入見于太興殿隨主服通天冠絳紗袍梁主服遠遊冠朝服君臣並拜賜嫌萬匹珍玩襪是二月乙巳隨主餞梁主於灞上

周書載記曰歸入朝長安隋文帝甚敬待之詔歸在王公之士歸被服端麗進退閑雅天子矚目百僚傾慕帝賜歸縑萬匹珍玩襪是及還親執其手謂之曰梁主久滯荆楚未復舊都朕當振旅長相送旋反歸表謝而歸

乙巳

梁天保二十四

夏五月梁主歸殂

周書載記梁主歸臨終上表奉辭并獻所服金裝劍帝隨主覽而

嗟悼歸在位二十三年謚曰孝明皇帝廟號世宗歸孝悌慈仁有君人之量性尤儉約御下有方境內安之

後主琮明帝太子明帝殂琮立

周書載記琮字溫文性倜儻不羈博學有文義兼善弓馬初封東賜王尋立爲梁太子歸卒隋主命琮嗣位賜以璽書敦勉之又賜梁之大臣璽書誠勉之琮年號廣運有識者曰運之爲字軍走也吾君將奔走乎

隋置江陵總管

梁主琮遣大將軍戚昕以舟師襲陳公安不克而還隋主徵琮叔父岑入朝拜大將軍封懷義公因留不遣復置江陵總管監之梁大將軍許世武密以城召陳將陳紀謀泄梁主誅之

丁未梁開運二秋九月隋滅梁以其主蕭琮為莒公

隋主徵梁主人朝梁主帥其群臣二百餘人發江陵父老莫不墮

涕曰吾君其不反矣庚申至長安隋主以梁主在外遣崔弘度將

兵戍江陵君至郡州梁主叔父安平王巖弟荊州刺史義興王謙

等恐弘度襲之遣都官尚書沈君公詣荊州刺史宜黃侯慧紀請

降九月庚寅慧紀引兵至江陵城下辛卯巖等驅文武男女十萬

口奔陳隋主聞之廢梁國遣尚書左僕射安集遺民梁中宗世宗

各給守家十戶拜梁主琮上柱國賜爵莒公

周書載記曰琮至隋煬帝嗣位甚見親重拜內史令改封梁公琮

之宗族總麻以上並得清才擢用於是諸蕭昆弟布列朝廷琮雖

羈旅見北間豪貴無所降下常與賀若弼深友賀若弼既誅蕭復

有童謠曰蕭蕭亦復起帝由是忌之遂廢於家卒贈光祿大夫子

鉉位襄城通守

梁公鉅琮弟之子琮卒隋主以鉅為梁公

載記曰鉅小名曰藏煬帝甚昵之以為千牛與宇文暉出入宮掖

伺察內外帝每有遊宴鉅未嘗不從遂於宮中多行淫穢江都之

變為宇文化反所殺

史斷曰梁之立國大抵夷教盛行而彛倫攸斃義方不立而僭

亂恣行豫章王綜以疑似萌異志而帝不知邵陵王綸以非法

當被誅而竟獲免太子綱位居儲極與諸子不相下至選精兵

以衛東宮而帝不之問也其後侯景之難父子不相保兄弟叔

姪自相圖正德綜綸存弒逆之心釋紀譽譽無赴難之意簡文

至痛在心爲賊所脅不敢執哀而反與之宴樂凶愚貪詐惟利是圖甚者蕭繹叔父之親也誘圓正如江陵而殺之蕭譽猶子行也執元帝而辱之此其不恭不友不孝不忠萃於一家見於一時亘古以來之所罕有是夷狄之不如而禽獸類耳俾當承平且不足恃而况國已僨乎梁之有國降武迄敬閔四主爲陳霸先取之而亡然自元帝被執之後蕭譽即據有江陵遂爲後梁及歸琮更三主迄三十餘年至陳將亡而隋人始滅其國其與蜀漢之僅存國祚若相似者梁有子孫則霸先之陳殆難以接梁統而作史者乃絕後梁而進陳何哉蓋元帝武帝之子譽之季父譽昭明之子武帝之孫元帝之從子也譽爲不道以侄干叔稱藩于夷招兵入寇囚執季父居然納拜又加詰辱天理所不容矣而况譽本爲魏所立又與江左立國不相屬彼照烈之漢爲漢討賊而蕭譽之梁則爲賊於梁者也安得而比哉卮言曰梁武得國視六朝南北諸君爲後庶幾有弔伐之義焉其初固多失德而其後亦多善政雖匿於異教而慈仁恭儉亦不失爲人主之賢者侯景之亂身亡國破何其亟也及其子孫乘亂徼利日尋干戈以相魚肉自簡文而後稱帝者凡十一人不保首領者大半又何慘也然歷梁陳魏周隋之間統緒綿綿不絕如線譽能善終傳至數世亦無顯禍斯亦武帝好仁昭明好文之報歟

永嘉王莊稱帝於郢州章

梁主莊元帝之孫初封永嘉王

永嘉王莊元帝世子方等之子也江陵之陷也莊生七年矣尼瀆
慕匿之王琳迎莊送之建康乙亥十二月梁陳霸先及齊將柳達
摩等戰敗之達摩請和且求質子乃以永嘉王莊為質而與齊盟
丁丑十月陳霸先稱皇帝廢梁主方智為江陰王王琳克郢州移
湘州軍府就郢城王琳兵長沙不附陳霸先詳義師類
戊寅春正月梁王琳伐陳次于白水遣使乞師于齊
王琳引兵十萬下至湓城屯于白水浦以魯悉達為將軍陳主亦
以悉達為將軍悉達兩受之而無所就琳不敢下乃遣使求援于
齊且請納梁永嘉王莊以主梁祀

三月齊以王琳為梁丞相立永嘉王莊于郢州

三月丁酉齊發兵援送梁永嘉王莊于江南再拜王琳為梁丞相
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琳遣兄子叔寶帥所部十州刺史子弟
赴鄴琳奉莊即皇帝位改元天啟追謚建康公淵明日閔皇帝莊
以琳為侍中大將軍書監餘依齊朝之命七月陳主遣侯瑱等帥
舟師討琳又遣謝哲往諭之琳請還湘州陳主乃詔追眾軍還已
卯三月莊至郢州遣使入貢于齊

庾言曰通鑑考異云北齊帝紀十一月丁巳琳遣使請立莊仍
以江州內屬令莊居之十二月癸酉詔莊為梁主進居九派今
從陳書及典畧然二書皆云立莊于郢州按琳時在湓城蓋始
居江州後遷郢州爾考異云然而綱目書立于郢州蓋末致之
考異也

已卯冬十二月梁丞相琳敗陳師于湓城



王琳聞陳武帝殂乃以少府卿孫瑒為郢州刺史總留任奉莊出屯濡須口齊師臨江為之聲援十一月琳攻大雷陳將吳明徹夜襲淝城琳遣巴陵太守任忠擊破之因引兵東下

庚辰

陳文帝天嘉元年

春正月梁丞相王琳伐陳敗績與梁主莊皆奔齊

王琳帥舟師東下去蕪湖十里而泊齊軍屯西岸為之聲援時西南風急琳引兵直趣建康侯瑱等徐躡其後風反為瑱用琳部炬皆反焚其船琳軍大敗齊軍自相蹂踐陳軍乘之斬獲萬計琳走奔齊先是琳使侍中袁泌御史中丞劉仲威侍衛莊及敗左右皆散泌以輕舟送莊達于齊境拜辭而還遂降陳仲威奉莊奔齊劉氏曰奔齊書梁主何成之為梁君也綱目書以稱帝五惟梁主莊則成之為君曷為成之成莊所以善琳也

庚寅

陳大建二年齊武平元年

冬十月齊以蕭莊為梁主

齊復以梁末嘉王莊為梁主許以興復竟不遣及齊亡莊憤絕卒于鄴

劉氏曰莊嘗稱梁矣此其斥蕭莊何失地也故削之

